



▲刘半农 ▲赵元任

1981年,被誉为“中国语言学之父”的赵元任(1892-1982)回家乡探亲时,在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,由女儿赵小中风琴伴奏,他唱起了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:“天上飘着些微云,地上吹着些微风,啊!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,教我如何不想他?月光恋爱着海洋,海洋恋爱着月光,啊!这般蜜也似的银夜,教我如何不想他? ……”

那优美而舒缓的旋律,深沉而饱满的激情,深深地打动了周围人们的心。

这首20世纪20年代的歌曲,由刘半农作词,赵元任谱曲,从国内到海外,一直唱了半个多世纪,也成就了他们俩一段特殊的友情。

赵元任生于天津,祖籍江苏常州。他是清代大学者赵翼的后裔。父亲是前清举人,

刘半农赵元任:“教我如何不想他”

母亲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性,能写诗,能填词,写得一手好字,还能唱能吹昆曲,对他的艺术学养影响很大。赵元任十二岁时父母亲相继过世,后来回到常州大伯母家,学会苏州方言,并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。1910年回京参加留美考试,以优异的成绩名列第二名。

刘半农与赵元任的交往和友谊开始于1924年。刘半农(1891-1934),江苏江阴人,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,中国新文化运动得力干将,著名文学家、语言学家和教育家。是年,赵元任一家从美国赴欧洲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与游览。到法国巴黎后,赵元任就向朋友张奚若打听刘半农的住址,因为赵元任对刘半农正在进行的汉语字声实验非常感兴趣,所以急着要找他。而刘半农这个时候正忙得焦头烂额,经济上也比较拮据,平时不大与人往来,真正是安贫守拙,但学业上却非常用功。赵元任找到刘家后,刘半农见

到赵元任又诧异又高兴,一是因为素昧平生,也是因为“久闻赵名”。两个人坐下一谈就是半天,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
此后,在巴黎,赵元任差不多天天与刘半农见面,常常边吃饭边讨论有关问题。

赵元任1925年5月回国,在清华大学任教,并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“四大导师”之一,而且是最年轻的导师。同年8月,刘半农带着不少先进的语言学仪器从法国回国,在北京大学任教。同年9月26日,刘半农、钱玄同、黎锦熙等在赵元任家聚会,讨论音韵学等问题,刘半农倡议成立“数人会”,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。10月17日,“数人会”在赵元任家正式成立,成员有刘半农、钱玄同、黎锦熙、汪怡(一庵)、林语堂、周辨明和赵元任7人。“数人会”由刘半农任主席,主要议题是“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”,由赵元任主稿。

赵元任与刘半农两个人在一起不仅讨论语言学问题,而且还一起创作歌曲,一个写

词,一个谱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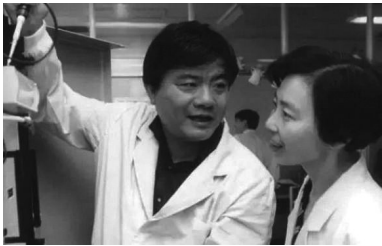
赵元任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所作歌曲的歌词,大部分都是刘半农的作品。1934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,赵元任深情地写了段话:“十载奏双簧,无词难成曲;数人弱一个,教我如何不想他!”寄托了赵元任对刘半农无尽的哀思。尽管两个人相识相知只有十年,但两人关系密切,情同手足。两人最著名的合作成果就是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。

这首大受欢迎、流传很广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,歌词是刘半农写于1920年的白话诗,发表于1923年,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。赵元任在谱曲的时候,将原诗中的“她”改成了“他”,并特别指出“他”可以指他、她、它。

这首脍炙人口近一个世纪、“时代曲之祖”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,至今,还在各种场合传唱着。“教我如何不想她”这行诗名,还被常州市作为城市宣传语广为宣传。

(据澎湃新闻)

老记 (二+二)



陈竺和陈赛娟:师出同门的院士伉俪

我和丈夫陈竺的爱情缘自实验室,准确地说,缘于我们的导师王振义教授的一句话。王教授曾经预言:“赛娟不逊于陈竺,不远的将来,她肯定也会成为一名院士。”当时我和陈竺都是王教授带的研究生。

其实我的基础并不好。197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刚恢复,我以第二名的成绩成了著名血液病专家王振义教授的研究生。后来我才知道,所谓“第二名”其实就是最后一名,因一向要求严格的王教授只招两名研究生,另一个研究生——那个第一名,就是陈竺。

我和陈竺当时的全部想法,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资源来学习。工作之余我有时想和他聊聊天,可他只知道埋头做实验,闲下来就看书,没有主动和我说话的意思。日子一久,我觉得我可不是个孩子,你要不说话我也懒得开口,但并不代表我这个第二名应该向你认输。

后来和陈竺相处久了,我们之间的话也慢慢多起来,原来他是个挺风趣的人。永远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,我们工作完,教授因事

离开后,我和陈竺坐在实验室门前的小院子里乘凉,喝着清茶,各自说着自己的过去。

那是我们工作外的第一次长谈。陈竺告诉我,他的起点也不高,条件甚至比我还差。他是1969届的初中生,事实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,后来在插队落户时通过自学,也才得个中专文凭。

朴实、坦诚、勤奋……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发现我和他有着许多相同的特质,并被对方深深吸引,产生了难以言传的好感。渐渐地,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……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,在收获学业成果的同时,我和陈竺的爱情也瓜熟蒂落,顺理成章地结婚了。

婚后,我与陈竺的父母、著名内分泌专家陈家伦和许曼音教授相处得非常好,关系一直很融洽,置身于大家庭浓浓的科研学术氛围里,非常温馨。记得当时,我们家形成一个习惯,白天上班,晚饭前后全家围在一起看电视新闻,边看边聊天,其乐融融;9点闹钟声一响,电视应声关闭,我们全家人个个忙碌起来,各自趴在一盏小台灯下,有的看书,有的写文章或备

课,直到深夜……

在多年的共同追求和生活中,我们夫妇间有争执,更有彼此深深的理解和支持。

有一次,陈竺因实验操作不慎,导致一个数据出现错误。事先陈竺并不清楚,兴奋之余他向外界通报了所谓的重要发现。事后陈竺非常痛苦,并想用辞职来惩罚自己。当天晚上,我发现他的辞职报告后,真是心疼极了,因为只有我才清楚地知道,丈夫是多么爱自己的工作,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多么的痛苦!

于是我和他聊了整整一个晚上。我们共同回忆起读书时的美好憧憬、研究开始时的艰苦岁月,实验失败时的痛苦反思,吸取教训后的振作重来……终于,陈竺解开了心结,撕掉了辞职报告。真的,一个坚强的科学追求者,有时候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那样无助,但陈竺更懂得,真正的好孩子更知道如何改正错误,而不是逃避!从此他以更加严谨、认真的科学态度投入到科学实验之中,不断涌现出新成果,再也没有出错——那块绊倒他一次的石头,没能将他

第二次绊倒。

可喜的是,1995年,陈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因为忙,在生活上我不能像许多贤惠勤劳的妻子那样体贴入微地照顾丈夫,这一直让我感到很内疚。陈竺有高血压,身体一直不太好,特别是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,工作更忙了,压力也更大,我们分开的时间也更多了。作为妻子,我最担心的是丈夫的健康,他太忙了,一个人在北京,生活上不能照顾自己。

2004年初,我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,我期待着第一封电子贺卡是陈竺发来的。他的电子邮件果然如期而至,一句“祝贺你,你行!”让我满脸泪水。

我们实验室的爱情有了丰厚的回报,事业、家庭、理想……每一样都在朝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在深感幸运的同时,我会更努力地工作,也会更热情地拥抱生活。(据中国青年网陈赛娟/文)

《小巷人家》:为何年代剧始终能打动我们



《小巷人家》开播了,不出意外,又是正午阳光出品的一部优质年代生活剧。剧情设定在恢复高考、知青返城的20世纪70年代末,以棉纺厂生活为切入点,展示了两户人家在时代巨变下的小巷生活:热心仗义的宋莹(蒋欣饰)和隐忍贤惠的黄玲(闫妮饰)结为闺蜜,一

起度过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
《小巷人家》的剧本来自大米的同名小说,小说本身就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工人生活的温情回忆,从恢复高考到单位分房、知青返城,剧集忠实还原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细节:院子里的蛇瓜、小巷中孩子的嬉闹,还有工人们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,令人仿佛置身其中。这样的细节处理,使观众对那个年代产生共鸣,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,仿佛跟着剧情一起重返老街巷,感受到那种人情味十足的生活。

演员方面,闫妮和蒋欣的组合,很让人放心。闫妮饰演的黄玲是一位隐忍、勤劳的女性;蒋欣则饰演泼辣爽朗的宋莹,既热心又爽直,与黄玲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两个角色的

性格,和演员本身贴合度高,剧中几个小演员的表现也让人惊喜。

多年来,无论电视剧市场如何风云变幻,年代剧都是不变的刚需,而且口碑热度双丰收的佳作频出,《父母爱情》《金婚》《人世间》……数不胜数。为什么年代剧始终能打动中国观众?或许是因为它们让观众看到了人性的共通:对亲情的渴望,对生活的热爱,对家族责任的坚持。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,这种温情和人际关系的质朴反倒成了一种情感慰藉。

年代剧虽是我们的强势类型,但如果我们放眼东亚地区来看,该类型依然有进步空间。韩国的《请回答》系列(如《请回答1988》)已经成为年代

剧的典范,在各年龄段观众中获得了长期的热度与口碑。《请回答》系列中,家庭成员和邻里之间的互动,流露出人性的温暖和微妙的复杂,显得非常自然、生活化。

相比之下,中国的一些年代剧虽然在历史氛围和时代场景还原上用心良多,但有时过于侧重时代背景的宏大叙事,容易进入“高大全”的套路叙事。

从内容上看,中国年代剧还有一个值得探索的空间,即如何在传统家长里短的故事中融入更广泛的社会视角。对于中国观众而言,这种更全面的社会关怀不仅能激发共鸣,还能触动对于不同时代的思考。比如在《小巷人家》中,我们看到了一种“渐进”的探索。

(据《澎湃新闻 尔了了/文)

艺术家笔下的鲁迅先生



▲图1

鲁迅的“自画像”

1926年7月,台静农将近些年社会人士对鲁迅及其著作的观察、感想和批评,编成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一书,第一次集中展示世人眼中的“鲁迅”。该书不但收录文字评论,而且还在其中配上了两张鲁迅画像和两张照片:1926年陶元庆画的鲁迅素描肖像(图1)和林语堂所作《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》(图2),鲁迅1903年在日本的断发照和1912年在绍兴着自己设计的服装照。画像在前,照片在后,似乎说明鲁迅更愿意以画像示人。

目前可见的绘于鲁迅生前的鲁迅图像有32幅。除鲁少飞的《文坛茶话图》和梁鼎铭的《鲁迅演讲》等少数作品外,其余大部分作品,均有确凿证据表明鲁迅本人都看过,其中近半还由他本人收藏。其中像陶元庆、司徒乔等所作的素描肖像,鲁迅本人不仅认可与赞赏,还将其公开发表,一定程度上可视之为鲁迅的“自画像”。

鲁迅的“标准像”

1946年10月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会场悬挂的是这幅鲁迅像(图3):薄薄



▲图2



▲图3



▲图4



▲图5

脸皮紧吸于脸骨,以致骨感的轮廓线条清晰分明;内凹的双鬓与两颊间高耸的颧骨,愈发给人力量;而深陷的眼眶里凸起双眼,黑眸远望,似有所思。

该画像最早应是叶浅予于1940年创作,莫朴1941年也创作类似的鲁迅像。同时期李桦《最后的鲁迅先生》、谢海若《鲁迅先生像》与丁聪、张光宇等合作《鲁迅像》亦与此类似。几乎可以肯定,这些作品中的鲁迅形貌脱胎于同一张底本:鲁迅参观全国第二届木刻流动展览会的照片。该照片系由沙飞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。

在延安,王朝闻、罗工柳、古元等9位延安美术家所塑造的鲁迅形貌也高度相似:笔直的脊梁上立着一张瘦削的脸庞,一列黑黑的浓胡须横在嘴唇上,两圈圆圆眼袋内嵌着的深邃眼睛正射出两柱冷光,眉宇间透出丝丝倦意,但又似乎不肯休歇。经比对,这些美术家均使用了同一张底本:1933年5月26日鲁迅为《活的中国》的出版所拍的照片。鲁迅对这张照片甚为满意,此张照片被用于鲁迅葬仪上供人瞻仰,同时被广泛刊登于各类报

刊上,也使得这张照片成了那个时代大众心中鲁迅的“标准照”。

刀笔之下的别样鲁迅

在几代中国人的意识深处,鲁迅就是横眉冷对的“硬哥头”。大众最为熟悉的当是1961年赵延年所刻《鲁迅像》(图4):脖围方巾、头立竖发、唇覆浓须、脸贴瘦颊,在黑暗的天底下怒视远方。不过在这幅作品之前,美术家刀笔之下的鲁迅远不止这副模样。

鲁迅曾自己掏钱买下日本漫画家堀尾纯一的《鲁迅先生》(图5)。画家在把握鲁迅方脸、竖发、浓须等基本相貌关系的基础上,有意拉高额头的同时压缩下巴的高度,拉大嘴巴的宽度,将眼睛处理成两条短线,凸显鲁迅高额头、宽脸庞的脸部特征。整个画面在严肃中泛出丝丝的洒脱。

1935年5月28日,鲁迅收到赖少其所作木刻《鲁迅先生》。同一时期我们还能看到,李可染笔下隽永深沉的鲁迅、卢鸿基刀下举笔如枪的鲁迅、魏猛克笔下幽默诙谐的鲁迅等。

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沈伟棠/文)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明黄色是帝王的专属色,代表着无上至尊。事实上,古代帝王的服饰色彩变化多端,从黑到红,由红变黄,每一件都独一无二。《礼记》记载,西周、东周时期“天子着青衣”。春秋时期,各诸侯国纷争,袍服开始五花八门。到了秦朝,黑色审美又回来了,秦始皇嬴政点名就要穿黑色衣服。

为啥爱黑?古代统治者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深信不疑,认为夏是木德,殷是金德,周是火德,殷取代夏是金克木,周取代殷商为火克金,而秦取代周王朝,理所当然是水克火了。根据阴阳五行学说,东方为木,色青;南方为火,色赤;西方为金,色白;北方为水,色黑;中央为土,色黄。因此,秦代的“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”。

在一些关于秦朝的电视剧中,满朝文武都是一身黑,宛如黑云过境非常压抑,这里多少有点夸张了。虽然秦朝崇尚黑色,但也不是处处都是黑,秦朝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,以冠冕区分官职。老百姓则是穿白袍。

所以正确的画风应该是:始皇帝一袭黑袍威风凛凛坐于庙堂,文武百官身着绿衣肃穆紧张伏于殿内,只听纶音阵阵,一时间天地寂静。(摘自《现代快报》张然/文)

秦始皇爱穿黑衣服有缘由